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二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崇禎治亂

熹宗天啟七年八月上不豫時魏忠賢張甚中外危栗上名信王入見諭以吾弟當為堯舜之君信王惶恐不敢當但云陛下為此言臣應萬死信王出上崩忠賢自出請王入王危甚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大官庖也當是

時羣臣無得見王者王秉燭獨坐久之見一奄攜劒過
取視之留置几上許給以賞聞巡邏聲勞苦之問左右
欲給以酒食安從取乎侍者以宜問之光禄寺傳令旨
取給之歡聲如雷次日即皇帝位于中極殿受百官朝
賀朝時忽天鳴　九月諭停刑　十一月魏忠賢客氏
伏誅罷各道鎮守内臣戸部郎中劉應遇上言天下六
大苦一逮繫二獄死三追贓四仕途去就五新進禁錮
六廷臣被刼上然之命逮死各臣贓銀盡免之釋其家

屬魏崔黨次第伏誅時魏璫甚熾帝不動聲色遂元凶旁無一人之助而神明自運宗社再安崇禎始政天下翕然稱之　工部尚書楊夢袞請停開納事例　廷推閣員以錢龍錫楊景辰來宗道李標周道登劉鴻訓為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　罷蘇杭織造諭曰封疆多事征輸重繁朕甚憫焉不忍以衣被組綉之工重困此一方民其俟東西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天恤民至意　十二月復故建文臣練子寧官　南京御史劉

漢言四事崇正學以培治本勵廉恥以清仕路惜名器以尊體統重耕農以節財用上是之命吏部嚴加清汰凡會典額外官添註添設者有闕勿推補文臣非列卿武臣非勲爵總兵非實有戰功者不得加保傅銜　上御便殿閱章奏聞香煙心動疑之出步階墄間乃定詢內官此自何至曰宮中舊方上叱令毀之勿復進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為此悞也

懐宗崇禎元年春正月禁衣飾僭侈及婦女金冠袍帶

等從御史梁天奇之言也　命司禮監斥責魏忠賢田宅因以賜第請上曰侯東西底定留賜第以待功臣榜曰策勲府　二月以侍讀學士温體仁直經筵日講三月以周延儒為禮部右侍郎　五月上召廷臣于平臺諭輔臣來宗道曰票擬之事宜悉心商確諭吏部曰起廢太多會推宜慎責户部措辦邊餉無術侍郎王家禎引罪論邊事兵部尚書王在晉語未詳命中官給筆札錄進諭刑部曰天時亢旱用法宜平允次日復諭吏

戶兵三部曰昨名對九卿科道官輔臣劉鴻訓言吏調甚速宜行久任之法責實效又云海內罷于賦役朕甚憫之夫吏調速則民滋擾任事久則功易成自今藩臬郡邑毋輕改調言官薦舉人才市私恩坐之遼黔兵興催科日益加其有司私徵者撫按禁飭毋貸　六月上召廷臣于平臺以捕漢故發帑十萬給邊吏刑科給事中薛國觀疏營伍之弊令自宣讀至闕門虛冒上善之復示諸臣召提督京營保定侯梁世勛戒以訓練已命

翰林官凡值名對入侍記注　戶科給事中黃承昊上言祖宗朝邉餉止四十九萬三千八十八兩神宗時至二百八十五萬五千九百餘先帝時至三百五十三萬七千七百餘其他京支雜項萬歷間歲放不過三十四萬一千六百餘邇來至六十八萬二千五百餘今出數共五百餘萬而歲入不過三百二十三十萬即登其數已為不足而重以逋負實計歲入僅二百萬耳戍卒安得無脫巾司農安得不仰屋乎乞敕各邉督撫清覈歷年

增餉至京支雜項亦令各衙門自加嚴汰又先臣葉淇
變鹽法改折色以至邉粟踴貴必復祖制開中輸邉之
法西北多曠土責有司開荒以足軍餉上納之名廷臣
于平臺以御史吳玉錢糧積弊疏宣示閣臣問何不指
名也玉對曰此夙弊非獨一人一事無可指名岀黄承
昊疏問户部侍郎王家禎何濫增至此曰皇祖入數多
出數少故太倉粟紅朽内帑又無算後邉臣隨請隨給
出入不相凖又讀至鹽法閣臣請復祖制闗屯種引上

然之出宣府巡撫李養冲疏云旗尉往來如織不賂之恐毀言之日至賂之愁物力之難勝上不懌兵部尚書王在晉曰大同焚掠宜以按臣勘不煩旗尉上曰疆事仗一喇嘛僧講欵諸文武何為敵不輕中國耶諸臣退時大同以挿漢講欵不設備故上責之　戶科給事韓一良上言皇上名對平臺有文臣不愛錢之語然今之世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臣起縣官居言路以官言之則縣官行賄之

首而給事為納賄之魁今言蠹民者俱咎守令之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督取不曰無礙官銀則曰未完紙贖衝途過客動有書儀考滿朝覲不下三四千金夫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科道號為開市臣兩月來辭金五百臣寡交猶然餘可推矣乞大為懲創逮其已甚者使諸臣視錢為污懼錢為禍庶幾不愛錢之風可覩也上召廷臣于平臺命一良誦前奏嘉獎之擢一良右僉都御史 八月諭曰

朕欲與大小臣工日籌庶務而諸司各有職掌恐不暇給惟是輔臣左右拂予自今非盛暑祁寒朕當時御文華殿閱章奏丁未上御文華殿翰林科道各二人備宣讀中書舍人二人侍班　十月己丑名廷臣于平臺以錦州軍譁袁崇煥請餉疏示閣臣閣臣求允發上責戶部尚書畢自嚴禮部侍郎周延儒曰關門昔防敵今且防兵前寧遠譁錦州尤而效之未知其極上問延儒若何對曰臣非阻發帑雖予之當益求經久之策上稱善

又責科道官言事失實即召對商確徒具文耳諸臣俱媿謝　十一月辛未名寧陽侯陳光裕襄城伯李守錡清平伯吳遵周誠意伯劉孔昭于文華殿問京營整理何若各有所對上以守錡總督京營　十二月己丑大學士韓爌入朝

二年夏四月時秦晉饑盜起朝臣捐俸助餉上曰諸臣興利除害國家受益多矣何必言助　六月御史李長春論周延儒有私不聽　九月順天府尹劉宗周上言

陛下勵精求治名對文華殿躬勤細務朝令夕考庶幾
太平立至然程效過急不免見小利而慕近功夫近日
所汲汲于近功者邊事也竭天下之力以養饑軍而軍
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冀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者矣
今日所規規于小利者理財也民力巳竭司農告匱而
一時所講求者皆聚歛之術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有司
以掊克為循良而撫字之政絕大吏以催科為殿最而
黜陟之法亡赤子無寧歲矣頃者嚴贓吏之誅自執政

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可謂得救時之權然貪風不盡息者由于道之未盡善而功利之見不泯也　十一月河南府推官湯開遠言皇上急于求治諸臣救過不給臨御以來明罰敕法自小臣以至大臣與衆推舉或自簡拔亡論為故為誤俱褫奪配戍不少貸甚者下獄考訊幾于亂國用重典矣皇上或以薦舉不當疑其黨徇四岳不薦鯀乎績用弗成初未并四岳殛之也皇上又以執奏不移疑其藐抗漢帝不從廷尉之請乎亦以張

繹之曰法如是止耳不聞責其逆命也皇上以策勵望諸臣于是多戴罪夫不開以立功之路而僅戴罪戴罪無巳時矣皇上以詳慎望諸臣于是有認罪夫不晰其認罪之心而槩以免究認罪亦成故套矣侵糧欺餉之墨吏逮之宜也恐夷由之侶不皆韓范宜稍寛之不以清吏詘能臣今諸臣怵于叅罰之嚴一切加派帶征餘征行無民矣民窮則易與為亂皇上寛一分在臣子即寛一分在民生如此則諸臣可幸無罪而尤望皇上宮

府之際推諸臣以心進退之間與諸臣以禮錦衣禁獄非有寇賊姦宄不可入而謂大小臣工不圖報為安攘者未之有也　十二月進禮部侍郎周延儒為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

三年春正月甲申命户兵工各科于會極門令註銷案牘各委給事中一人清理六曹勒期奏報　前尚寶司卿原抱奇劾大學士韓爌致寇爌致仕歸　復故大學士張居正廕賜故都督戚繼光表忠祠　六月進禮部

尚書溫體仁東閣大學士

四年春正月刑科給事中吳執御言理財加派不得已而用之未有年餘不罷者捐助搜括二者猶難為訓上曰加派原不累貧捐助聽之好義惟搜括滋奸若得良有司奉行亦豈至病民乎不聽　上召廷臣及各省監司于平臺問浙江按察副使周汝弼浙閩相連海寇備禦之策對曰去秋寇犯海上五日即去問江西布政使何應瑞爾省宗祿何以不報應瑞曰江西山多田少瘠

而且貧撫按查覈有司尚未報耳問湖廣右布政使杜詩爾楚去夏民變樹幟何也詩曰樹幟之後地方仍安問福建布政吳暘陸之祺海寇備禦若何暘曰海寇與陸寇不同故權撫之但官軍狃撫為安賊又因撫益恣故數年未息耳上問實計安在祺曰海上官兵肯出死力有司練鄉兵築城要地多設火器以戰為守此上策也問河南布政楊公翰賈鴻洙以收稅耗重宜斥有司鴻洙曰近奉上命已革去矣問廣東布政陳應元焦元

溥曰爾省所負宣大兵餉數十萬何也應元曰近已解納問其數曰七千兩上少之曰宣大重鎮急需其毋玩問山西按察使杜喬林流氛若何對曰寇在平陽或在河曲須大創之但兵寡餉乏耳上曰前言寇平何尚阻也曰山陝界河倏去倏來故河曲被困問河曲之陷曰賊未嘗攻失于内應問導賊何人乎喬林曰大抵出于饑民問陝西叅政劉嘉遇對曰寇見官兵即散退復嘯聚上曰寇亦我赤子也可撫撫之曰令方用撫上曰前

王子順既降何又殺之曰彼撫仍掠宜其僇也近寇何如對曰一在延安一在雲巖宜川問廣東布政使陸問禮按察使孫朝肅時問禮巳除南贛巡撫上曰南贛多盜若何對曰南贛在萬山中接壤四省當行保甲練兵伍庶足弭賊上曰此須實效空言何為問海寇若何曰廣東海寇俱至自福建舟大而多火器兵船難近但守海門勿令登陸則不為害問廣西布政鄭茂華李守俊靖江王府爭繼何也對曰憲定王二子履祥履祐履祥

早沒王請立履祐為世子而履祥有未奏選之妾生子今已長矣是以爭問四川布政華敦復鄉紳挾御史何也以逋賦對上曰守臣何不彈壓對曰遠方有司多科貢故不能耳時雲南布政婁九德被劾問貴州布政朱芹以安位事對曰督撫臣責安位以四事一擒奢崇明一獻樊虎奢寅妻馬人子阿甫一送賊巡撫王三善人一責削地故議未決對畢名各官諭之正己率屬愛養百姓用命有顯擢不則罰隨之各退謝名左都御史閔

洪學左副僉都御史張捷高洪圖諭洪學曰巡按賢則守臣皆賢若巡按不肖其誤非小屢飭回道嚴核何近日不稱職之多也又曰卿與吏部實心任事天下不難爲乃退　四月上念旱釋前工部尚書張鳳翔左副都御史易應昌御史李長春給事中杜齊芳都督李如楨于獄　五月吴執御上言昨見計臣疏稱歲額四百萬今加至七百萬闕額尚百六十萬則餉猶未裕也加派則害民不加派則害兵前年遵永之變袁崇煥王元雅

皆以數百萬金錢狼狽失守而史應張星王象虞左應選各以一邑固守于嬰城之際由此言之今日言餉不在創法而在擇人可知已臣妄謂沿邊諸邑宜敕吏部選補賢能畀以本地錢糧訓練土著此法一行餉不取償于司農兵不借撥于戍卒計無便于此上以錢糧留本地則國課何從出不聽　八月吳執御論周延儒攬權壅蔽私其鄉人塘報奏章一字涉邊疆盜賊輒借軍機密封下部明畏廷臣摘其短長他日敗可以捷聞功

可以罪案也皇上習見廷儒摘發細事近于明敏遂爾推誠抑知廷儒特借此以行其私乎上切責之執御劾疏凡三上俱留中　十一月中允倪元璐上言原任中允黄道周抗疏獲譴臣恐海内士大夫之氣化為繞柔前府尹劉宗周清恬耿介道周既蹇諤承貶宗周以骯髒投閒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誰為陛下奮其忠良者上不聽時道周以救錢龍錫謫外　十二月時考選科道後更核在任征輸于是戸部尚書畢自嚴下

獄熊開元鄭友玄俱謫吏科都給事顏繼祖上疏救上切責之自是考選將及先核稅糧不問撫字專于催科此法制一變也　禮部侍郎羅喻義直日講以尚書商王布昭聖武章送閣温體仁裁其半以所引京營大閱語也喻義執不可體仁上言舊例惟經筵多進規語日講則正講多進規少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之例駁改不聽自愧不能表率後進命下部議聖聽天亶何俟喻義多言遂放歸

五年六月兵部員外華允誠上言三大可惜四大可憂刺溫體仁閔洪學上切責之允誠回奏又極言其失謂私沈演唐世濟等上怒奪允誠俸體仁上疏自理　十二月詔停開納例

六年二月諭吏部薦舉潛修之士科道不必儘出考選館員須應先歷知推垂為法　冬十月論因上素服御建極殿召閣臣商榷溫體仁竟無所平反陝西華亭知縣徐兆麒赴任七日城陷竟棄市上頗心惻體仁不為

救人皆究之

七年春正月刑科給事李世祺劾大學士温體仁吳宗達謫于外復罪考選郎中吳鳴虞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上言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箝其舌擊而紲其羽朝廷之于言官何以異此使言官括囊無咎而大臣終無一人議其後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憂臣所為太息也且皇上所樂聽者讜言而天下誤以攻彈貴近為天子所厭聞其勢將波靡不止上以越職言事切責

之　三月山陝大饑民相食發金五萬賑之免浙江崇禎三年以前織造　六月江西饑逋賦益多觀政進士陸運昌上撫字八條上可其奏下户部議　冬十月上數御經筵遇雪不輟諭講官尚書韓日纘姜逢元等毋忌諱少詹事文震孟講春秋上論仲子歸賵云此見當時朝政有闕所以當講自今進講當以此類推　十一月侍讀倪元璐上制實八策曰離敵交繕京邑優守兵靖降戎益軍餉儲邉才奠輦轂嚴教育又制虛八策曰

正根本伸公議宣義問一條教慮久遠昭激勸勵名節

明駕馭疏入上令確奏伐交實計其撫降戎儲邊才留

秦晉餉館監教習俱下部其制虛八策多係奉旨不必

繼陳既而元璐再陳間敵之術且請盡徹監視內臣以

重邊疆不報　禮部右侍郎陳子壯嘗謂大學士温體

仁體仁盛稱主上神聖臣下不宜異同子壯曰世宗皇

帝最英明然祔廟之議勳戚之獄當日臣工猶執持不

已皇上威嚴有類世宗公之恩遇孰與張桂但以將順

而靡匡救恐非善則歸君之意也體仁意沮遂成嫌隙八年春正月兵部職方主事賀王盛再劾溫體仁庸奸誤國謫外御史吳履中劾溫體仁王應熊并及監視内臣上切責之　議湖廣加派　上以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授以秩其遷除如常例禮部右侍郎陳子壯上言宗秩改授適開僥倖之門驟藩規溷銓政上以其沮詔問親下于理明年四月始得釋已而蒞官多不法公私苦之

二月侍讀倪元璐上言盜賊之禍震及祖陵國家大辱極矣陛下下罪巳之詔布告天下然此非徒空言也今民最苦無若催科未敢輿言蠲停加派惟請自崇禎七年以前一應逋負悉與蠲除斷自八年督徵有司考成亦少寬之東南雜解擾累無紀如絹布絲綿顏料漆油之類悉可改從折色此二者于下誠益于上無損民之脫此猶湯火也至發弊而遠追數十年之事糾章一上蔓延不休扳贓而旁及數千里之人部文一下寃號四

黴誰有以民間此告告之陛下者乎及今不圖日蔓一日必至無地非兵無民非賊刀劒多于牛犢阡陌決為戰場陛下亦安得執空版而問諸燐燹之區哉上是之

補給事中劉含輝乞蠲陝西八年以上逋租不許承運庫太監周禮言崇禎六年七年省直金花銀共逋八十九萬命趣之　夏四月予故遼東總兵寧遠伯李成梁祭塟　五月諭户部暫開援納濟軍需　秋七月進文震孟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尋忤温體仁罷歸

丙子召廷臣于中左門試時政邊才論又出各疏命翰林官擬上 八月上諭致治安民全在守令命兩京文職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各舉堪任知府一人亡論科第貢監在内翰林科道在外撫按司道知府各舉州縣官一人亡論貢監吏士過期不舉者議處失舉連坐 冬十月乙巳上罪己避殿徹樂下詔曰朕以涼德纘承大統不期倚任非人邊乃三入冦則七年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詘而征調未已閭閻彫敝而加派難停

中夜思維不勝媿憤今年正月流氛震驚皇陵祖恫民
仇責實在朕令調劾兵留新餉立救元元務在此舉惟
是行間文武吏士勞苦饑寒深切朕念念其風餐露宿
朕不忍安臥深宫念其飲水食麤朕不忍獨享甘旨念
其披堅冒險朕不忍獨衣文繡茲擇十月三日避居武
英殿減膳徹樂非典禮事惟以青衣從事與我行間文
武吏士甘苦共之以殄平之日為止文武官其各省愆
淬厲用回天心以救民命　十二月城鳳陽初潁州賊

將趙鳳陽巡撫楊一鵬請移鎮太學士王應熊擬旨止之賊陷鳳陽焚皇陵幽宮不保諸臣忌諱不敢聞尋以獲穴為解又因而秘之至是城始成　吏部尚書謝陞奏起廢張士範等一百六人不果用先是寬恤條欵議及罪譴諸臣奉旨下部刑部方具招列名疏請旨未下而陞為冢宰銳意欲疏起用大學士錢士升語陞曰公意大善盍俟刑部疏下先釋罪而後起廢方有次第陞守前說不聽疏上臚列無有遺者上怒切責遂下選郎

于獄而事不可為矣至是復以一百六人上温體仁力沮之事遂中止

九年春正月以劉宗周為工部右侍郎　淮安武舉陳啟新上言今天下有三大病曰科目取人資格用人推知行取科道惟皇上停科目以絀虚文舉孝廉以崇實行罷推官行取以除積横之習蠲災傷錢糧蘇累困之民而且專拜大將舉行登壇推轂之禮使其節制有司便宜行事庶幾民怨平而寇氛靖上異其言特授吏科

給事中命遇事直陳毋隱啟新本庸人時政府覘知上意必有闢門特達之典故令啟新上書跪正陽門曹化淳實閫之于內立致省垣將借以搏擊善類迨啟新既得進惟從事繳車龥馬以逢迎上意而政府有求皆不應故政府恨之不見信任　三月工部右侍郎劉宗周上言皇上以不世出之資際中興之運即位之初銳意太平甚盛心也而施為次第之間未得其要屬意邊疆賊臣以五年為期之說進遂至戎馬生郊震及宗社而

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矣由此耳目參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厰衛司譏防而告密之風熾詔獄及卿士而堂廉之情遠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承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甚者參核之法惟重征輸官愈貪民愈困而賦愈逋總理之外復設監紀權愈分法愈廢而盜愈多夫君臣相遇至難也得一文震孟以單詞報罷矣得一陳子壯又以過戇下詔獄矣而于是市井雜流者乃得操其訛説投間抵隙以希進用而國

事尚可問哉夫皇上不過始于一念之矯枉而積漸之
勢釀爲厲階遂幾于莫可匡救則今日轉亂爲治之機
斷可識已皇上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也
所以法者道也如以道則必體上天生物之心而不徒
倚用風雷念祖宗學古之益而不至輕言改作以寬大
養人材以拊循結人心而且還内庭以掃除之役正懦
帥以失律之誅愼宗賢以改秩之授特頒尺一遣廷臣
賫内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者當責

撫鎮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不殺一人此聖人治天下之明效也武生新授吏科給事中陳啟新一言投契立置清華此誠盛事臣愚謂宜先令以冠帶辦事黃門稍如試御史例俟數月後果有忠言奇計實授未晚不然如名器可惜何皇上天縱聖明而諸臣不能以道事君徒取一切可喜之術臣竊痛之疏入不報　國子祭酒倪元璐上言昨見黃安縣學生鄒華妄行薦舉列及臣名不勝驚異陛下求言若渴本

期宣幽燭隱而小人干進薄孔孟為粃糠網簪纓為桃李吳鯤化部民也忝及撫按鄒華下士也薦及朝紳如是而望朝廷之上昂首伸眉豈可得乎上是之　夏四月武生李璡奏致治在足國請搜括巨室助餉大學士錢士升擬下之法司不聽士升上言自流寇蔓延皇上憫生民之憔悴懲吏治之貪殘擢陳啟新置省闥豈真謂其言遂為確論哉毋亦借此以勵搢紳動其愧懼耳比者借端倖進實繁有徒而李璡者乃倡為縉紳豪右

報名輸官欲行手實籍没之法此皆衰世亂政載在史冊而敢陳于聖人之前小人之無忌憚一至于此其曰縉紳豪右之家大者千百萬中者百十萬其萬計者不勝校舉臣江南人也以江南論之數畝以對大數以百計者十之六七以千計者十之三四以萬計者千百中一二江南如此他郡可知且所惡于富者兼併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漢武帝所不行

于卜式者也此議一倡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大亂自此始矣已而温體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擬上仍切責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譽已足致之毋庸汲汲士升遂乞罷許之初士升以助體仁幾見擯公論至是復為體仁所搆去御史詹爾選上言大學士錢士升引咎回籍明乎輔臣以執爭去也此舉差强人意皇上宜鼓舞之不暇顧以為要譽耶人臣而沽名義所不敢也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爭為尸祿保

寵習為寡廉鮮恥之世又豈國家所利哉天下之疑皇
上者不少矣其君子憂驅策之無當其小人懼陷累之
多門明知一切茍且之政拊心愧恨有難殫述輔臣不
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請命耳而竟鬱志以去所日與皇
上處者維此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毀成法而醸隱
憂天下事豈可言哉癸巳上召廷臣及御史詹爾選于
武英殿上怒爾選詰之聲色俱厲爾選從容不為詘問
如何為茍且對曰即捐助一事亦茍且也反復數百言

且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事尚可為即不聽臣亦可留為他日之思上益怒欲下之獄閣臣申救良久命頸繫直廬下都察院論罪　大學士温體仁等各捐俸市馬從閹寧太監高起潛之請也劉宗周上言一歲之間助陵工助城工又助馬價亦何赧稱于萬一而時奉急公之旨諸臣于此毋乃沾沾有市心惟皇上罷得已之役停不急之務節省愛養不徒為一切旦夕之計亦何事屑屑以利為言乎不聽宗周尋罷歸　令有司務

修練儲備毋科擾命鄉會試二三場兼武經書筴放榜後騎射　刑部尚書馮英以藐玩下法司擬罪英自赴獄左侍郎朱大啟以聞上令出私邸待罪　重慶翟昌進白兎斥之　秋七月都城戒嚴名廷臣于平臺問方略時斗米三百錢上憂之戶部尚書侯恂言禁市沽左都御史唐世濟言破格用人刑部侍郎朱大啟請列營城外為守禦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言收養京民細弱上諭莫若蠲助為便　冬十月前工部右侍郎劉宗周

上言自己巳以來無日不綢繆未雨而禍亂一至于此往者袁崇煥誤國其他不過為法受過耳小人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己者概坐煥黨次第置之重典或削籍去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臣浸疎朝政日隳邊政日壞今日之禍實己巳釀成之也且張鳳翼之溺職中樞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丁魁楚之失事于邊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巡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何以服耿如杞之死

今二州八縣生靈塗炭極矣廷臣之畧畧若若可幸無死者又何以謝韓壙張鳳翔李邦華之或戍或去豈昔之為異已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已互相容隱與臣于是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録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厲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為恭皇上尚綜覈而臣下瑣屑苛求以示察窺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禄皇上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而有所不覺矣至於

近日刑政最舛成德傲吏也而以賍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營求戍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鄤久干鄉議而杖母之獄特以無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皆為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即向者驅除異已之故智廷臣無敢言皇上亦無從而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於是不能為首揆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惟皇上念亂圖存進君子退小人急罷三協通津之使責成中外諸臣各備職業

不再以人國為侥倖體仁桑榆之收庶幾在此疏入不
報　禁文武輿蓋器飾之僣　起守制楊嗣昌為兵部
尚書　命採平陽鳳翔諸礦以儲國用　十一月蜀山
東五年前通租命吏部稽奏數年銓政大弊吏部覆奏
上切責之以爾部職專用人推舉不效乃反稱綱目太
寬使中外束手且平時陞轉必優京卿甲科乃云京卿
未必勝外官甲榜未嘗勝乙榜如此游移豈大臣實心
體國之道尚書謝陞罷

十年春正月工部尚書劉遵憲因培築京城上加派輸納事例　二月遣廷臣趨各省逋賦　夏四月諭百官求直言刑科給事中李如爍上言寇盜憑陵以來天下財賦之區已空其半而又遇此亢旱吳楚齊豫之間幾千萬里是所未盡空者殆將盡空矣臣謂斂怨干和皆財用為之也國朝祖制千古稱善自軍不用而兵設民始不得安其身自屯不耕而餉興農始不得有其食有兵不練兵增而餉益匱有餉不核餉多而兵愈冒比者

核實之使四出而捁克屢聞占冐不減可謂有政事乎魏呈潤詹爾選李化龍劉宗周皆以一鳴輒斥今下明詔求直言儻赦其前愆收之左右是直言不求而自至也若夫輔成君道尤在相臣今俱泯默未有聞也此瞻彼顧結黨狥私蓋自八九年拂戾千和之事始于宮成于金虎又何恠水旱盜賊之屢見哉上怒下如爆于獄　左諭德黄道周上言陛下下詔求直言清刑獄然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方清獄而下獄者旋聞大臣雖

清强曾何益理亂之數臣願陛下訓練軍士以固疆圉選舉賢能以任州縣而最切者尤在起批鱗强項之臣旌應詔直言之士使天下凄風苦雨盡為皎日祥雲則朝廷之刑威可以漸措何必皦皦于兵刑錢穀之下哉上不懌切責之　新安所千戶楊光先劾吏科給事中陳啟新及元輔溫體仁舁棺自隨上怒廷杖戍遼西楊嗣昌上均輸事例　六月大學士溫體仁引疾免初體仁以摘發錢謙益受主知遂入相時上英明憤廷臣

苞苴亡狀體仁以殘刻輔之園扉之內佚訊追比纍纍趾相屬者千餘人性忌而險初藉周延儒入旋以權軋周去而温獨存同官文震孟何吾騶錢士升皆先後牴牾罷自佐政以來邊徼潢池之警漫無經畫惟斤斤自守不殖貨賄故上始終敬信之　八月上登正陽門閱城徧視雉堞樓櫓成國公朱純臣以京營兵屯宣武門外上善之名登西南城樓賜之爵閱外城以南城薄詔加築命内官監太監丁紹呂馬光忻總理分任濬大

濠于五里外壞塚墓無算工未竟而止東西北無城不

之問　十二月罷禮部尚書姜逢元兵部尚書王業浩

先是陳啟新疏論考選又進吏部訪冊而逢元業浩獨

圈多上嫌其濫啟新遂叅知縣尹民興等俱降調

十一年春正月裁南京冗官八十九員　翰林簡討郭

之祥請進士三甲以下盡任知縣推官不歷州縣毋補

部曹不歷部曹毋改翰林科道　二月巡按河南御史

張任學改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河南任學覬得巡撫

且欲薦故丹徒知縣張放極詆諸總兵不足恃盛稱文吏有竒才可禦寇上竟以總兵授之意大沮悔尋被逮

丙午上御經筵畢召詹事府翰林院諸臣顧錫疇等二十餘人問保舉考選孰為得人少詹事黄道周言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近來人才遠不及古况摧殘之後必深加培養既復班又詢之對曰立朝之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先年督撫未諳形勢隨賊奔走事既不效輙謂兵餉不足其實新舊餉約千二百萬

可養四十萬之師今寧錦三協師僅十六萬似不煩别求供勦寇之用也庶子黄景昉請宥鄭三俊上曰三俊蒙狗雖清何濟又命諸臣各陳所見上曰言須可行如故講官姚希孟竟欲折漕一年誤矣編修楊廷麟曰自温體仁薦唐世濟王應熊薦王繼章今二臣皆敗而薦者無恙是連坐之法先不行于大臣而欲收保舉之效得乎上默然命諸臣出宴午門之廡道周等退各補奏會南京應天府丞徐石麒亦上言鄭三俊清節得釋三

俊為司寇敝衣一篋爨烟不給以擬獄輕得罪上亦素知之故得放還　三月上御左順門名考選諸臣五人為班遞進問兵食計知縣曾就義曰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俱廉即稍從加派以濟軍需未為不可上拔第一未幾即有勦餉練餉之加　夏四月巳酉丑刻熒惑去月僅七八寸至曉逆行尾八度掩于月五月丁卯夜熒惑退至尾初度漸入心宿兵部尚書楊嗣昌上言古今變異月食五星史不絕書然亦觀其時政事

相感災祥之應不一其致昔漢光武建武二十三年月食火星明年呼韓單于款五原塞明帝永平二年日食火星皇后馬氏德冠後宮常衣大練明帝圖畫功臣于雲臺馬援以椒房不與馬唐憲宗元和七年月食熒惑其年田興以魏博來降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月掩熒惑明年興師滅北漢遂征契丹連年兵敗今者月食火星猶幸在尾內則陰宮外則陰國皇上修德以名和治內以威外必有災而不害者工科都給事中何楷糾之

言古人謂月變修刑又言禮虧則罰見熒惑誠欲措刑莫如右禮誠欲右禮莫先省刑今爰書之牘極矣部司議宥止于重辟數人而未折之案先後纍纍誰復過而問焉楊嗣昌縷縷援引出何典記其言建武款塞者欲借以伸通市之說也其言元和宣慰者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其言太平興國連年兵敗者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附會誠巧矯誣實甚至所述永平皇后等語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臣更不知其意所指斥矣嗣昌上

疏自理但言科臣以危機中臣不復及通市招撫事先是嗣昌因講筵誦孟子善戰服上刑語上非之至是乃借月食火星以為可化災為祥冀以動上意然考之漢書建武二十三年三月月食火星二十五年匈奴部人始立呼韓邪單于内附則與明年無與永平二年少府陰就子豐坐殺陵鄉侯梁松坐誹謗下獄死而圖畫雲臺則三年事與日食火星亦無涉嗣昌不自知其說之謬也時戸部主事李鳳鳴亦言火星逆行常而非變

禮科給事中解學尹糾其謟　六月兵部尚書楊嗣昌
改禮部兼東閣大學士仍署兵部　十月命嗣昌大祀
大慶暨傳制頒詔諸大典不與朝講召見如常服隨班
時嗣昌毋服纔五月工科給事中何楷劾嗣昌忘親上
切責之先是吏部會推閣員止及詞臣資序上不允命
并及在籍守制者蓋嗣昌為陳新甲地也已而特召新
甲為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侍講學士黃道周上言朝
廷即乏人豈無一定策效謀者而必破非常之格以奉

不祥之人上不懌乙巳名廷臣于平臺問道周曰朕聞無所為而為之謂天理有所為而為之謂人欲爾前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果無所為乎道周對曰天人止是義利臣心為國家不為功名自信其無所為上曰前月推陳新甲何不言對曰時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皆有疏二人臣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遂無嫌乎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臣所惜者綱常名教非私也上曰清雖美德不可傲物遂非唯伯夷為聖

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道周曰伯夷忠孝故孔子許其仁上怒其強説道周又極詆楊嗣昌嗣昌出奏曰臣不生于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嘗再辭而明旨迫切道周學行人宗臣實企仰之今謂不如鄭鄤臣始太息絶望鄤杖母行同梟獍道周又不如鄤何言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鄤上責其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何敢為比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惟行僻而堅言偽而辯不免孔子之誅道周曰少正卯欺

世盜名臣無其心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爾讀書有年秖成倖耳叱去道周叩頭起復奏曰忠倖二字臣不敢不辨夫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為倖豈在君父之前讒諂面諛者為忠乎忠倖不分則邪正混淆何以致治上怒甚嗣昌乞優容之上曰朕亦優容多矣諸臣退上召回諭以毋黨同伐異宜共修職業翰林院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都給事中何楷試御史林蘭友各疏救道周劾嗣昌俱謫

調有差　十一月括廢銅鑄錢

十二年二月貴州道御史王聚奎劾刑科右給事中陳啟新緘默溺職上切責之左僉都御史李先春議當奪俸上不懌謫聚奎吏部左侍郎董羽宸以不能駁正奪俸并罷先春先春前河南布政使以編脩林增志薦入遂追責增志增志亦引罪　三月乙酉召叅議鄭二陽于平臺問練兵措餉之計對曰大抵額設之兵原有額餉但求實練則兵不虛冒餉自足用是冣兵即足餉也

若兵不實練雖措餉何益上問措餉曰諸臣條陳盡之矣在得其人得人則利歸公家否則在私室上曰各處災傷奈何曰裁不急之官亦可省費又曰臣見州縣殘破急宜下寛大之詔收拾人心上稱善擢二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四月免高淳去年旱蝗田租諭釋輕繫時上頗于内廷建設齋醮禮科給事中張埰上言宗社之安危必非佛氏之禍福正德初年遣太監劉允誠馳驅西域可為鑒戒山西道御史廖惟義亦言之不聽

京師浚濠廣五丈深三丈給事中夏尚絅上言連年塞垣失守門庭無恙若使塹水足拒則去年通德滄濟其為廣川巨浸何限而揚鞭飛渡如入無人則控扼險要在人不在險明矣今擲此百萬于水滑孰若移而用之于巖疆使敵騎不得躪入哉不聽　五月出帑金三十萬濟餉仍命後償之　山西按察副使魏士章請禁有司收賦耗羨遣京官搜括天下錢糧充餉從之　六月禮部尚書林欲楫請覈僧道贍地毀淫祠括絶田助餉

七月辛未戒中外官饋遺請託　九月免唐縣等四十州縣去年田租十之五禹州等十州縣十之二光州等八州縣十年之五去年之二時中外交訌上念窮民罹災巳卯庚辰之間饑貸屢年而有司骫法侵盡如故　十月彗星見諭停刑　十一月前庶吉士張居請行錢鈔從之

十三年春閏正月紀錄卓異諸臣蘇州知府陳洪謐多逋賦不預尋削籍松江知府方岳貢亦以逋賦奪官

浙江永康知縣朱露上言有司科罰攫取撫按不以聞
上命申飭各官授露吏科給事中改名統鎮　命巡城
御史煮粥賑饑發帑金八千賑真定　諭户部以保定
永清等郡縣芻糧給饑南饑民抵秋以償發帑金六千
賑山東　二月令會試貢士先廷對日校射　風霾亢
旱下詔求直言　三月免畿郡十一年料匠等銀賑京
城貧民各錢二百户科給事中左懋第上言去歲彗見
下詔停刑而彗即消何今日之不應也夫停刑之詔特

其具也今之齋禱猶其文也臣知皇上先以文即繼以
實此時得毋實尚未見而天不之信乎臣敢以實進練
餉之派以益軍實不得已之事也今兵汰而餉猶未減
恐貪者藉以飽其私惟陛下詔寬加派之數使天下明
知之至于刑獄之輕重宜一一得其實停刑可以消彗
豈明刑不足以返風乎已分賑畿南三萬金是日雨免
兩河積逋其災甚者緩征之免八年九年十之三宿州
沭陽通州等州縣災免逋賦有差　策貢士于建極殿

賜魏藻德第一先是上名貢士四十八人于文華殿上問邉隅多警何以報仇雪恥藻德對曰以臣所見使大小諸臣皆知所恥則功業自建娓娓數百言藻德通州人叓自言戊寅守城功上心識之得拔第一　夏四月命撫按薦舉分治兵治餉失實者坐考選大典須科貢兼取以收人才之用已而以吏部考選不列舉貢遂命貢士并歲貢士二百六十三人俱補部寺司屬推官知縣不為例令朝臣及撫按各舉將才　五月減商州湖

廣田租上以兩京及山東西河南陝西各處告饑命地
方有司設法賑濟招徠流徙撫按躬行州縣定殿最以
聞 名九卿科道于平臺問守邊救荒安民三事通政
使徐石麒以守邊在農戰互用救荒在勸民輸粟安民
在省官用賢對上是之 截漕米萬石賑山東免霍泰
潛山七年以上逋稅之五近年之三 七月發帑金二
萬賑順天保定 八月發倉粟賑河東饑民帑金三萬
賑真定山東河南饑民 九月免汝州十年前田租隴

西五縣逋賦折徵江南絹布等歲課諭災荒停刑又恐人心肆玩其事關封疆及錢糧勦寇者限刑部五月具獄命有司察難民瘞暴骸　諭吏部推侍郎巡撫併及資深翰林著為令　御史魏景琦論因西市御史高欽舜工部郎中胡璉等十五人已論辟忽内臣本清御命馳免因釋十一人明日景琦回奏被責下錦衣衛獄葢上以因或有聲冤者停刑請旨景琦倉卒不辨也　冬十月命抵通州漕米每石帶練米八升以山東河南饑

十五年爲始餘從明年　出帑金萬兩市舊綿衣二萬
給京師貧民　户部尚書李待問請損災際裁工食爲
恤窮之計從之　十一月工部主事李振聲請限品官
占田如一品田十頃屋百間其下遞減下部議　諭刑
部繫囚旱結毋延斃
十四年夏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入朝時薛國觀有
罪尋賜死國觀性褊刻自僉憲驟登政府溫體仁實薦
之上常憂用匱國觀對以外則鄉紳臣等任之內則戚

旼非出自獨斷不可因以李武清為言遂密旨借四十萬金李氏盡鬻其所有追比未巳戚畹人人自危因皇子病倡為九蓮菩薩之言云上薄待外戚行夭折且盡上大懼國覲又忤太監王化民遂敗　冬十月特設裕國足民奇謀異勇科諮訪傚辟稱朕破格旁求之意十五年春正月辛未朔上朝畢召大學士周延儒賀逢聖謝陞入殿曰古聖帝明王皆崇師道卿等朕之師也宗社奠安惟諸先生是賴命東向立上降座西向揖之

各媿謝　蠲各省直十二年以前蠲茶等稅　二月發帑金二萬賑山東免省直十二年以前稅糧有司混徵者罪百姓歡呼稱慶又從刑部左侍郎惠世揚請免十二年以前贓罰鍰罪　夏四月禮科給事中倪仁禎上言臣等初拜官例候閣臣謝陛言及兵餉事忽曰皇上自用聰明察察為務天下俱壞陛位極人臣敢歸罪天子如此上怒命削陛籍　周延儒奏詞臣一員佐兵部從之著為令　免四川貢扇三年　諭繹輕繫　六月

免開封河南歸德汝州去年田租諭各省直停刑三年

進蔣德璟黃景昉吳甡東閣大學士且責吏部會推大典自當矢公矢慎今稱詡狥情如房可壯張三謨宋玫並與推舉此豈大臣之道辛酉名廷臣于中左門賜饌上青袍皇太子定王永王緋衣侍上詰吏部尚書李日宣曰朕屢諭諸臣有寧背君父不背私交寧隳職業不破情面兩語昨枚卜猶濫舉如此況其他乎日宣奏辨上又責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張煊閣

臣力為救解不聽明日下日宣等六人于理日宣等戍邊可壯等削籍初大學士陳演所親廖惟一為試御史及考核托副都御史房可壯為之地不納張煊又加厲焉遂外調演憾之適上游西北演從容陳云枚卜大典皆二人主持上怒故有是譴　御史吳履中上言皇上之失有二曰大奸之罪狀未彰而身為受過圖治之綱領未挈而用志多分臨御之初天下未大壞也溫體仁託嚴正之義行娼嫉之私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事釀

成禍源體仁之罪也專任楊嗣昌恃欵撫加練餉致民怨天怒水旱盜賊結成大亂之勢楊嗣昌之罪也皇上信任二人二人售其奸欺輒曰皇上自為之皇上亦曰彼實未嘗專擅是皇上為二奸所誤而反代二奸受過也至于圖治自有綱領因時制宜內治闢而後戎馬生民生促而後寇盜起今者敵起于外而政治愈棼寇起于內而賦歛愈急欲無生亂得乎　八月刑部尚書鄭三俊改吏部尚書范景文改刑部尚書進劉宗周左都

御史　蠲濟南兗州東昌濮州逋租　刑科右給事中陳啟新匿喪被劾下撫按訊之尋遁　九月誅兵部尚書陳新甲初周延儒為營解甚力因奏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他邊疆即勿論僇辱我親藩七不甚于薄城乎不聽　十月賜貧民米布　十一月左都御史劉宗周上言六事曰建道揆京師首善之地先臣馮從吾立首善書院臣請亟復之以昭聖明致治之本曰貞法守高皇帝讀老氏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立焚

錦衣刑具請一切獄詞專聽法司不必下錦衣曰崇國
體大臣自三品而上犯罪者宜令九卿科道會詳之後
乃付司寇司寇議辟始得收係此于僇辱之中不忘禮
遇之意曰清伏奸凡禁地匿名文書請一切立毀曰懲
官邪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愈多愈巧臣必為風聞
彈劾之惟祈嚴斷曰飭吏治令吏治之敗無如催科火
耗詞訟贖鍰已復為常例矣至于營陞謝薦巡方御史
尤甚臣請以風憲受賍之律為回道考察第一義上是

之　名考選官時敏等面問兵食即註官俱補給事中

初敏令固始縣轉主事因禮部主事吳昌時逼周延儒

自奏固始禦寇求考選得首對上面註御史敏出語人

曰安能以獸補向人乎是夕延儒揭入改給事中　周

延儒薦大學士王應熊延儒知外漸有異議故以自代

盖資其強狠為援也上從之命召應熊已而延儒敗上

知其非入朝陛見請老許之賜金幣還　發帑金十萬

資餉　閏十一月詔曰比者災害頻仍干戈擾攘宵旰

靡寧皆朕不德所致也自今日始朕敬于宮中默告上
帝戴罪視事以贖罪戾惟二祖舊制每日朝畢勲戚文
武諸司等奏事者赴弘政門報名候召　下禮科給事
中姜埰于理先是上戒諭言官又時有匿名書二十四
氣之說隱詆朝士埰言皇上修省罪已又致誡言官唯
視言官獨重故望之獨切若云代人規卸安敢謂盡無
其事臣獨展轉而不得其故皇上何所聞而云然乎如
誹語騰謗必大奸巨慝惡言官而思中之謂不重其罪

不能激皇上之怒箝言官之口後將爭效寒蟬壅閉天聽誰為皇上言之哉上怒立置獄　甲子召廷臣于中左門問禦敵及用督撫之宜左都御史劉宗周曰使貪使詐此最誤事為督撫者須先極廉上曰亦須論才宗周退御史楊若橋舉西洋人湯若望演習火器劉宗周進曰唐宋以前用兵未聞火器自有火器輙依為劲誤專在此上色不懌曰火器終為中國之長技命宗周退羣臣以次對上色解宗周又進請釋姜埰熊開元云廠

衛不可輕信是朝廷有私刑也上遽怒仰視屋梁曰東
廠錦衣衛俱為朝廷何公何私宗周抗論不屈左副都
御史金光宸言宗周無他意上益怒責宗周免冠謝徐
起退先是行人右司副熊開元求獨對召入德政殿請
屏閣臣周延儒求退不許開元所奏大抵摘延儒之失
命補牘明日奏劾延儒以釋槼囚蠲宿逋起廢籍奉行
德意自謂有裨于聖德有功于人才孰敢起而攻之願
皇上徧名羣臣問延儒賢否即以所論賢否定其人之

賢否于是察吏安民誅凶除暴天下之治端在于此若
皇上不加體察一時將吏狃于賄賂雖失地喪師皆得
無罪誰復為皇上捐軀報國者上怒下鎮撫司詰主使
周延儒引退手敕慰留初開元出朝禮部儀制司主事
吴昌時力沮之雖補牘末敢盡在獄列欵具奏鎮撫司
格不以聞尋廷杖姜埰熊開元仍下鎮撫司劉宗周削
籍金光宸降調吏部尚書鄭三俊刑部尚書徐石麒各
疏救不聽貢士祝淵奏寛宗周下淵于刑部獄吏科都

給事中吳麟徵等疏救埰開元不聽徐石麒罷以埰開元竟具獄不廷訊也開元至十七年始釋獄埰戍邊

刑科給事中陳燕翼上言兵餉匱乏朝廷無剛正之臣利口獲進陛下設廠衛即因廠衛為介紹托近侍即因近侍為援引陛下籌兵措餉不遺餘力而此輩平日所輦輸以得官者皆陛下之兵所滿載而俟代者即陛下之餉也陛下深居法宮左右大臣發憤改圖庶幾挽積習而强國本

十六年三月免直隸山東殘破州縣去年田租　夏四月釋輕繫　五月己亥名巡撫保定右僉都御史徐標入對標曰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處固蕩然一空即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滿路鷄犬無聲曾未遇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幾皇上亦何以致治乎上欷歔泣下標又曰須嚴邊防天下以邊疆為門户門户固則堂奧安其要更莫若修内治重守令守令賢則政簡刑清而盜自息上曰諸臣不實心任事以至於此皆朕之罪

標又言車戰墾田上善之標四月巳卯受事辛卯陛見
賜金幣至是復名益上閔饑民欲得其詳也　五月進
修撰魏藻德為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閱京營
刀甲車矛於觀德殿命勲武臣子習騎射　六月戊辰
召廷臣及桐城諸生蔣臣于中左門臣前保舉户部尚
書倪元璐薦為户部司務其言鈔法曰經費之條銀錢
鈔三分用之納銀買鈔者以九錢七分為一金民間不
用以違法論不出五年天下之金錢盡歸内帑矣吏科

給事中馬嘉植疏爭之　詔除河南五年被陷地方稅糧其省直殘破州縣自十六年為始一切三餉雜賦俱蠲免　己卯名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雷演祚入朝先是總督范志完在山東縱兵淫掠演祚面奏之上命逮訊七月己亥召演祚及志完面質於中左門問志完兵淫掠又金銀鞍數千兩馬百匹行賄京師狀演祚歷歷有指因召問演祚云爾所言稱功頌德徧于班聯者誰也曰周延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清獄蠲租自以為功考

選科道盡收門下凡求總兵巡撫必先通賄幕客董廷
獻然後得之上怒即命逮廷獻又問志完鞍馬何所餽
志完謝無有且曰是日臣在大王莊副總兵賈芳名等
禦敵乘大風却之上斥其妄問御史吳履中爾在天津
察志完云何履中對如演祚言尋誅志完　以史可法
為南京兵部尚書　發帑金四十萬貯富新倉出陳納
新毋得輕重　出千金資太醫院療疫時京師自春徂
秋大疫死亡畧盡又出金二萬下巡城御史收殯

月諭入覲官薦將才令兵部彙上并廷臣所舉堪督撫總副者時所用多夸誕雖三尺不貸而嗜進不已　九月諭廷臣凡失事定罪戰守定賞俱限十日奏餘犯矜疑可速結毋淹留朕久服澣衣減膳各衙門裁節事宜各條對　擢山東漕儲副使方岳貢為左副都御史岳貢上言四事清言路以收人心定推遷以養廉恥責吏治于荒殘儲將才于部伍上是之尋進岳貢東閣大學士　冬十月諭有司贖鍰其留額積穀外俱充餉括民

間廢銅鑄錢上自用銅錫木器屏金銀命文武諸臣各崇省約士庶不得衣錦繡珠玉　免懷來桐城田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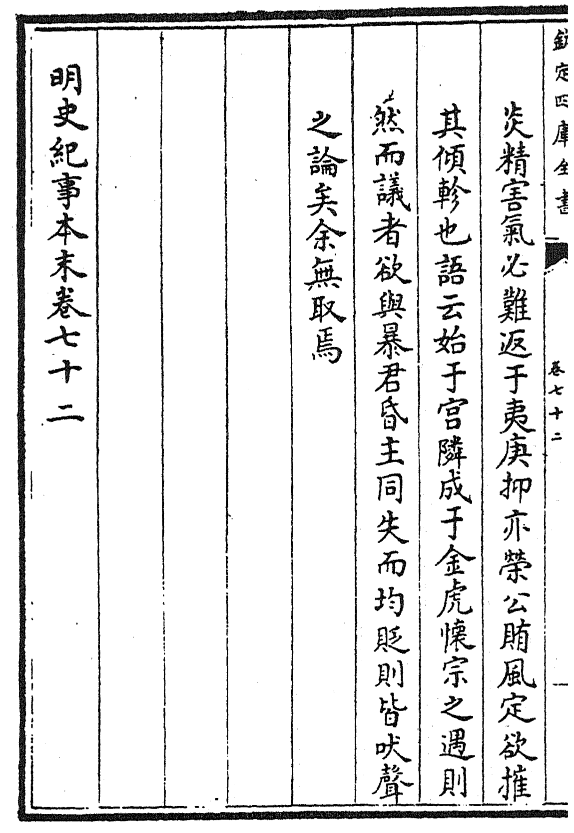
十一月諭臣民助餉立功者錄之　十二月誅吏部文選郎中吳昌時以事連前大學士周延儒賜死

谷應泰曰嗚呼自古未有端居深念旰食宵衣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馴致敗亡幾與暴君昏主同失而均貶者則以化導鮮術貪濁之風成于下股肱乏材孤立之形見于上夫是以欲安而得危圖

治而得亂也考之懷宗以漢昭嗣服之年膺唐堯繼見之歷手剪貂璫人賡王燭咸五登三將在是矣而無如神祖倦勤王綱解紐熹宗拱手魁柄潛移譬之漢遭靈帝以還周自赧王之後斯真儒生流涕而指陳聖哲馳騖而不足矣然而懷宗之圖治與其所以致亂揆之事實蓋亦各不相掩焉方其大東罷貢便殿停香記注重珥言之臣寒暑御文華之講進監司而問民瘼苦重宰執而尊禮賔

師以至素服論囚蠲逋弭亂罪已則輟減音樂賑
饑則屢發帑金于凡愛民勤政發奸摘伏此則懷
宗之圖治也及其禦寇警則軍興費煩急征促則
閭閻告病以至破資格而官方愈亂禁苞苴而文
網愈密惡私交而下滋告訐尚名實而吏多苛察
于凡舉措聽熒貞邪淆混此則懷宗之致亂也然
其時亦未嘗無深識之士不二心之臣强項批鱗
呼號入告如弭亂有近功之慮往時多救過之憂

批龍鱗則制實八策攀殿檻則應詔一言而究之
賈生慟哭無救突薪索靖啣悲自然荊棘無他九
關之虎豹格于中間而文具之積弊澤不下究也
雖然吾有疑焉周藉舊基天命未改秦得中主二
世不亡以懷宗之殫慮竭精勤求民瘼英察類漢
明猜忌則優于唐德綜覈近孝宣偏聽則異于宋
神斯固治世足以奮烈而亂世足以救亡者獨奈
何皇輿掃跡天祿隕墜相報蓋若斯之酷耶是豈



炎精害氣必難返于夷庚抑亦榮公賄風定欲推其傾軫也語云始于宮隣成于金虎懐宗之遇則然而議者欲與暴君昏主同失而均貶則皆吠聲之論矣余無取焉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熊　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三

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三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修明歷法

太祖吳元年冬十一月太史院使劉基率其屬高翼上戊申大統歷

洪武元年冬十月徵元太史院使張佑張沂司農卿兼太史院使成隸太史同知郭讓朱茂司天少監王可大

石澤李義太監趙恂太史院監候劉孝忠靈臺郎張容回回司天監黑的兒阿都剌司天監丞迭里月實一十四人修定歷數

二年夏四月徵元回回司天臺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議歷法占天象

三年六月改司天監為欽天監設欽天監官其習業者分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大統歷曰回回歷自五官正而下至天文生各帍科肄焉五官正理歷法造歷歲造

大統歷御覽月令歷六壬遁甲歷御覽天象七政躔度歷凡歷註上御歷三十事民歷三十二事壬遁歷六十七事靈臺郎辨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以占候保章正專志天文之變辨吉凶之占挈壺正知漏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以考中星昏明之度而統於監正丞

十五年命大學士吳伯宗等譯回回歷經緯度天文諸書

十七年冬閏十月欽天監博士元統上言臣聞一代之

興必有一代之歷隨時修政以合天道今歷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授時法以至元辛巳為歷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歷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為歷元而七政之行有遲疾順逆伏見不齊其理深奧實難推演聞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

精明九數之學顯徵今推算以宣昭一代之制書奏報
可擢統為監正
二十年冬十一月選疇人年壯解書者赴京習天文推
步之術
二十六年秋七月欽天監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
為歷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下驗將來每百年消
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歷元
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晉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

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為歷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一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巳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為元差四日六時五刻當用至元辛巳為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言臣所推甲子歷元實於舊法無爽上曰二說皆難憑獨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為是於是欽天監以洪武甲子為歷元而造歷依授時法推算如初

英宗正統十四年造已巳大統歷冬夏二至晝夜六十一刻行之而踈尋廢不行學士楊廉言漢興四百年更三造歷唐三百年更七造歷宋三百餘年至十八造歷本朝自洪武至今百四十年未更造而交食一一驗不爽則知許平仲郭守敬所造歷理數極精古今歷無過之者乃天生傑出之智豫國家歷數無疆之用也

憲宗成化十七年秋八月真定教諭俞正已言歷象授時乃敬天勤民之急務後世歷法失差由不得古人隨

時損益之法也我朝盡革前代弊政獨于歷法可議臣竊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下之常度本歷元以步算又以陰陽虧盈之理求之以驗今歷詳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己丑子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于斗宿七度至三十三年丁巳十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復同會于斗宿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為一章者也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閏月節氣年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成一

冊上進請勅該部精加考訂仍行欽天監從宜造歷頒布天下疏下部尚書周洪謨掌欽天監事童軒與正巳參考講論竟日不能決洪謨等因奏正巳止據邵子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算氣朔又祖述前代術家評論歲差之意言古今歷法俱各有差曾不知與天合雖差而可今正巳膠泥所聞輕率妄議請下法司治罪

詔錦衣衛執治之

孝宗弘治十一年訪世業疇人并諸能通歷象遁甲卜

筮者

武宗正德十三年夏五月己亥朔日食起復弗合日官周濂請驗交食以更歷元

十五年冬十月禮部主事鄭善夫奏曰今歲及去年三次月食臣皆同欽天監官登臺觀驗初虧復圓時刻分秒多不合占步葢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以人合天誠亦未易歲差之法晉虞喜定以五十年差一度久而驗之弗合也何承天以百年劉焯以七十五年僧一行以八

十三年久而驗之又弗合也許衡郭守敬定以六十六年有餘似已密矣今據法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差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以一日分加于四期故二至之時只爭絲忽此所宜定也又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而變為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虛盈之數以制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分前後為朓朒只在一分之間此又所

宜定也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為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葢月小闇虛大月入闇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為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才半虧故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准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歷官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

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歷元時分刻刻分分分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于半秒難分之處亦須酌量以足者也若皆半秒積以歲月則纒離朓朒皆不合矣漢宋以來皆設算學與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歷元每得其人我朝算法既廢而占天之書國法所禁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明理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按往古下

推未來庶幾歷元可更也不報

世宗嘉靖三年光禄少卿管監事華湘言天子奉順陰陽治歷明時益時以作事事以厚生而世從治也時尚不明將每朔弦晦望失其節分至啓閉乖其期無以該治生靈而世亂矣夫歷數之典代有作者曷嘗不廣集衆思人無遺智法無遺巧期于永久不變也哉然不數歲而輒差歷所以差由天周有餘而日周不足也日之差驗于中星堯冬至昏昴中而日在虚七度躔玄枵之

于今冬至昏室中日在箕三度躔析木之寅計去堯三千餘年而差者五十度矣再以赤黃道考之至元辛巳改歷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矣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矣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類與推算迕恭惟皇上入繼大統之年適與元革命改憲之年合則調元正歷固有待于今日也臣伏揆古今善治歷者三家漢太初以鍾律

唐太衍以著策元授時以晷景而晷景為近其所因者本也欲正律而不登臺測景竊以為皆空言臆見非事實已伏望許臣暫往朝叅督同中官正周濂及掄選疇人子弟諳曉本業者及冬至前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記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分至合朔日躔月離黃赤二道昏旦中星七政紫氣月孛羅睺計都之度視元辛巳所測差次録聞昔班固作漢志言治歷有不可不擇者三家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算之士臣三者

無一蚤夜皇皇罔知所措乞勑禮部延訪有能知歷理如揚雄精歷數如邵雍智巧天授如僧一行郭守敬者徵赴京師令詳定歲差成一代之制不報

神宗萬歷二十三年秋九月鄭世子載堉疏請改歷畧曰高皇帝革命之時元歷未久氣朔未差故仍舊貫不必改作但討論潤色而已今則積年既久氣朔漸差似應修治後漢志所謂三百年斗歷改憲者宜在此時仰惟列聖御極以來未嘗以歷為年號至我皇上始以萬

歷為元而九年辛巳歲距至元辛巳正三百年適當斗歷改憲之期又協乾元用九之義而歷元應在是矣繼述之盛舉寧不可待于今日乎前代人君或有新歷考成則改年號以歷為名以紀之以為福壽之徵然此不過後天而奉天時者也聖上預以萬歷為元此乃先天而天弗違固宜有歷以應之為聖壽萬萬歲之嘉徵乃俟之久而未見焉此愚臣日夜之所惓惓也於是採衆說之所長輯為一書名曰律歷融通其學大旨出于許

衡而與衡歷不同後漢志曰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炭放陰陽效則和否則占晉志曰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十二律應二十四氣之變其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夫黃鍾乃律歷本原而舊歷罕言之新法則以步律呂

文象為首此與舊歷不同一也堯時冬至日躔所在宿次劉宋何承天以歲差及中星考之應在須女十度左右唐一行大衍歷議曰劉炫推堯時日在虛危間則夏至火已過中虞劆推堯時日在斗牛間則冬至昴尚未中蓋堯時日在女虛間則春分昏張一度中秋分虛九度中冬至胃二度中昴距星直午正之東十二度夏至尾十一度中心後星直午正之西十二度四序進退不逾午正間軌漏使然也元人歷議亦云堯時冬至日在

女虚之交而授時厯考之乃在牛宿二度是與虞劆同
大統厯考之乃在危宿一度是與劉焯同相差二十六
度皆不與堯典合新法上考堯元年甲辰歳夏至午中
日在柳宿十二度左右冬至午中日在女宿十度左右
心昴昏中各去午正不逾半次與承天一行二家之説
合而與舊厯不同二也春秋左傳昭公二十年巳丑日
南至授時厯推之得戊子先左傳一日大統厯推之得
壬辰後左傳三日新法推之與左傳合此與舊厯不同

三也授時歷以至元十八年為元大統歷以洪武十七年為元新法則以萬歷九年為元其餘各條不同者多詳見歷議新法比諸授時庶幾青出于藍而青于藍者章下禮部覆言歷名沿襲已久未敢輕議至于歲差之法當為考正所以求之者大約有三曰考月令之中星移次應節曰測二至之日景長短應候曰騐交食之分杪起復應時考以衡管測以臬表騐以刻漏斯亦俻得之矣夫天體至廣歷家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而紀日月星辰之行次又析一度爲百分一分爲百秒可謂密矣然在天一度應地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其在分秒又可推也譬之輪轂外廣而中漸以狹至于輻輳之處間不容髮矣夫渾儀之體徑僅數尺外布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不及指許安所置分秒哉至于臬表之樹不過數尺刻漏之籌不越數寸以天之高且廣也而以徑尺寸之物求之欲其纖微不爽不亦難乎故方其差在分秒之間無可驗者至踰一度乃

可以管窺耳此所以窮古今之智巧不能盡其變與今之談歷者或得其算而無測驗之具即有具而置非其地高下迥絶則亦無准宜非墨守者之所能自信也即如世子言以大統授時二歷相較考古則氣差三日推今則時差九刻夫時差九刻在亥子之間則移一日在晦朔之交則移一月此可驗之于近也設移而前則生明在二日之昏設移而後則生明在四日之夕矣弦望亦宜各差一日今似未至此也此以歷家雖有成法猶

以測驗為准為今之計直令星歷之官再加詳推以求歲差之故亟為更正嘗聞前禮官鄭繼之有言欲定歲差宜定歲法于二至餘分絲忽之間定日法于氣朔盈虛一晝之際定日月交食于半秒難分之所斯其言似中歷家肯綮要在得精思善算而又知歷理者以職其事誠博求之不可謂世無其人而其本又在我皇上秉欽若之誠以建中和之極光調玉燭默運璇璣正歷數以永大統之傳是在今日誠千載一時也載堉議遂格

不行

二十四年河南按察司僉事邢雲路奏窺天之器無踰

觀象測景候時籌策四事乃今之日至大統推在申正

二刻臣測在未正二刻是大統實後天九刻餘矣不寧

惟是今年立春夏至立冬皆適值子半之交臣測立春

乙亥而大統推丙子臣測夏至壬辰而大統推癸巳臣

測立冬己酉而大統推庚戌夫立春與冬乃王者行陽

德陰德之令而夏至則其祀方澤之期也今皆相隔一

日則理人事神之謂何是豈為細故且歷法疏密驗在交食自昔記之矣乃今年閏八月朔日有食之大統推初虧巳正二刻食幾既而臣候初虧巳正一刻食止七分餘大統實後天幾二刻而計閏應及轉應若交應則各宜如法增損之矣盖日食八分以下陰歷交前初虧西北固歷家所共知也今閏八月朔日食實在陰歷交前初虧西北其食七分餘明甚則安得謂之初虧正西食甚九分八十六秒耶而大統之不效亦明甚然此八

月也若或值元日于子半則當退履端于月窮而朝賀大禮當在月正二日矣又可謂細故耶此而不改臣竊恐愈久愈差將不流而至春秋之食晦不止臣故曰閏應轉應交應之宜俱改也久之刑科給事中李應策亦言國朝曆元聖祖崇諭二說難憑但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為是惟時以至元辛巳揆之洪武甲子僅百四年所律以差法似不甚遠至正德嘉靖已當退三度餘矣俟今日哉春秋不食朔猶直書官失之今日食後天

幾二刻冬至後天適九刻計氣應應損九百餘分乃云
弗失乎歷理𢞏秒日月五星運轉交會咸取應于窺管
測表歐陽修所謂事之最易差者雖古太初大衍諸書
詎不深思去解得羲和氏之歷象授時遺意然果以鍾
律為數無差則太初歷宜即定於漢而後之為三統四
分者若何又果以蓍策為術無差則大衍歷亦當即定
于唐而後之為五紀貞元觀象者又若何葢陰陽迭行
隨動而移移而錯錯而乖違日陷不止則躔離之謬分

至之忒積此焉窮雲路持觀象測景候時籌策四事議者應宜俱改使得中秘星歷書一編閱而校焉必自有得於是欽天監正張應侯等疏詆其誣禮部言使舊法無差誠宜世守而今既覺少差矣失今不修將歲愈久而差愈遠其何以齊七政而釐百工哉理應俯從雲路所請即行考求磨算漸次修改但歷數本極玄微修改非可易議葢更歷之初上考往古數千年布算雖有一定之法而成歷之後下行將來數百年不無分杪之差

前此不覺非其術之踈也以分杪布之百餘年間其微
不可紀葢亦無從測識之耳必積至數百年差至數分
而始微見其端今欲驗之亦必測候數年而始微得其
槪即令該監人員不過因襲故常推衍成法而已若欲
斟酌損益緣舊為新必得精諳歷理者為之總統其事
選集星家多方測候積算累歲較析毫芒然後可為準
信裁定規制伏乞即以邢雲路提督欽天監事該監人
員皆聽約束本部仍博訪通曉歷法之士悉送本官委

用務親自督率官屬測候二至太陽晷刻逐月中星躔度及驗日月交食起復時刻分秒方位諸數隨得隨錄一切開呈御覽積之數年酌定歲差修正舊法則萬世之章程不易而一代之歷寶惟新其於國家敬天勤民之政誠大有裨益矣疏奏留中未行

四十一年南京太僕寺少卿李之藻上西洋歷法畧言邇年臺諫失職推算日月交食時刻虧分往往差謬交食既差定朔定氣由是皆舛伏見大西洋國歸化陪臣

麗迪我龍化民熊三拔陽瑪諾等諸人慕義遠來讀書
談道俱以頴異之資洞知歷算之學攜有彼國書籍極
多久漸聲教曉習華音其言天文歷數有我中國昔賢
所未及道者一曰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其體皆圓皆以
三百六十度算之地經各有測法從地窺天其自地心
測算與自地面測算者都有不同二曰地面西北其北
極出地高低度分不等其赤道所離天頂亦因而異以
辨地方風氣寒暑之節三曰各處地方所見黄道各有

高低斜直之異故其晝夜長短亦各不同所得日景有表北景有南景亦有周圍圓景四曰七政行度不同各為一重天層層包褁推算周經各有其法五曰列宿在天另行度以二萬七千餘歲一周此古今中星所以不同之故不當指列宿之天為晝夜一周之天六曰五星之天各有小輪原俱平行特為小輪旋轉于大輪之上下故人從地面測之覺有順逆遲疾之異七曰歲差分秒多寡古今不同葢列宿天外别有兩重之天動運不

同其一東西差出入二度二十四分其一南北差出入一十四分各有定算其差極微從古不覺八日七政諸天之中心各與地心不同處所春分至秋分多九日秋分至春分少九日此由太陽天心與地心不同處所人從地面望之覺有盈縮之差其本行初無盈縮九日太陰小輪不但算得遲疾又且測得高下遠近大小之異交食多寡非此不確十日日月交食隨其出地高低之度看法不同而人從所居地面南北望之又皆不同兼

此二者食分乃審十一曰日月交食人從地面望之東方先見西方後見凡地面差三十度則時差八刻二十分而以南北相距三百五十里作一度東西則視所離赤道以為減差十二曰日食與合朔不同日食在午前則先食後合在午後則先合後食凡出地入地之時近于地平其差多至八刻漸近于午則其差時漸少十三曰日月食所在之宮每次不同皆有捷法定理可以用器轉測十四曰節氣當求太陽真度如春秋分日乃太

陽正當黃赤二道相交之處不當計日匀分凡此十四
事者臣觀前此天文歴志諸書皆未能及或有依稀揣
度頗與相近然亦初無一定之見惟是諸臣能備論之
不徒論其度數而已又能論其所以然之理葢緣彼國
不以天文歴學為禁五千年來通國之俊曹聚而講究
之窺測既核研究亦審與中國數百年來始得一人無
師無友自悟自是此豈可以疎容較者哉觀其所製窺
天窺日之器種種精絶即使郭守敬諸人而在未或測

其皮膚又況現在臺諫諸臣刻漏塵封星臺迹斷者寧可與之同日而論也昔年利瑪竇最稱博覧超悟其學未傳溘先朝露士論至今惜之今龎迪我等鬢髮已白年齡向衰失今不圖政恐後無人解伏乞勅下禮部亟開館局首將陪臣龎迪我等所有歷法照依原文譯出成書其於鼓吹休明觀文成化不無裨補也

懷宗崇禎二年九月癸卯開設歷局命吏部左侍郎徐光啟督修歷法先是五月乙酉朔日食時刻不驗上切

責欽天監官五官夏官正戈豐年等奏言大統歷乃國初監正元統所定其實即元太史郭守敬所造授時歷也二百六十年來歷官按法推步一毫未嘗增損非惟不敢亦不能若妄有竄易則失之益遠矣切詳歷始于唐堯至今四千年其法從粗入精從疏入密漢唐以來有差至二日一日者後有差一二時者至于守敬授時之法古今稱為極密然中間刻數依其本法尚不能無差此其立法固然非職所能更改豈惟職等即守敬以

至元十八年成歷越十八年為大德三年八月已推當食而不食大德六年六月又食而失推載在律歷志可考也是時守敬方以昭文殿大學士知太史院事亦未能有所增改良以心思技術已盡於此不能復有進步矣於是禮部覆言歷法大典唐虞以來咸所隆重故無百年不改之歷我高皇帝神聖自天深明象緯而一時歷官如元統李德芳輩才力有限不能出守敬之上因循至今後來嵩官修正則有童軒樂頀華湘等著書考

定則有鄭世子載堉副使邢雲路等建議改正則有俞正己周濂周相等是皆明知守敬舊法本末盡善抑亦年遠數嬴即守敬而在亦須重改故也況曆法一志歷代以來載之國史若史記漢書晉唐書宋元史尤為精備後之作者稟為成式因以增修我國家事度越前代而獨此一事畧無更定如萬歷間纂修國史擬將元史舊志謄録成書豈所以昭聖朝之令典哉已而光啓上歷法修正十事其一議歲差每歲東行漸長漸短之數

以正古來百年五十年六十年多寡互異之說其二議歲實小餘昔多今少漸次改易及日景長短歲歲不同之因以定冬至以正氣朔其三每日測驗日行經度以定盈縮加減真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日躔其四夜測月行經緯度數以定交轉遲疾真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月離其五密測列宿經緯行度以定七政盈縮遲疾順逆違離遠近之數其六密測五星經緯行度以定小輪行度遲疾留逆伏見之數東西南北高下

之差以推步淩犯其七推變黃赤道廣狹度數密測三道距度及月五星各道與黃道相距之度以定交轉其八議日月去交遠近及真會視會之因以定距午時差之真率以正交食其九測日行考知二極出入地度數以定周天緯度以齊七政因月食考知東西相距地輪經度以定交食時刻其十依唐元法隨地測驗二極出入地度數地輪經緯以求晝夜晨昏永短以正交食有無先後多寡之數因舉南京太僕寺少卿李之藻西洋

人龍華民鄧玉函同襄歷事疏奏報可故有是命

三年夏五月徵西洋陪臣湯若望秋七月徵西洋陪臣羅雅谷供事歷局

四年春正月禮部尚書徐光啟進日躔歷指一卷測天約說二卷大測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圓八線表六卷黃道升度七卷黃赤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

夏四月戊午夜望月食徐光啟豫定月食分秒時刻方位奏言日食隨地不同則同地緯度算其日分多少用

地經度算其加時早晏月食分數衆字皆同止用地經度推求先後時刻漢安帝元初三年三月二日日食史官不見遼東以聞五年八月朔日食史官不見張掖以聞益食在早獨見於遼東食在晚獨見於張掖當時京師不見食非史官之罪而不能言遼東張掖之見食則其法為未密也唐書載北極出地自林邑十七度至蔚州四十度元人設四海測驗二十七所庶幾知詳求經緯之法矣臣特從輿地圖約畧推步開載各省今食初

虧度分蓋食分多少既天下皆同則餘率可以類推不若日食之經緯各殊必須詳備也又月體一十五分則盡入闇虛亦十五分止耳而臣今推二十六分六十秒者蓋闇虛體大于月若食時去交稍遠即月體不能全入闇虛止從月體論其分數是夕之食極近于二道之交故月入闇虛一十五分方為食既更進一十一分有奇乃得生光故為二十六分有奇如回回曆推十八分四十七秒畧同此法也　冬十月辛丑朔日食光啟復

上測候四説其畧曰日食有時差舊法用距午為限中前宜加中後宜減以定加時早晚若食在正中則無時差不用加減故臺官相傳謂日食加時有差多在早晚日中必合獨今此食既在日中而加時則舊術在後新術在前當差三刻以上所以然者七政運行皆依黄道不由赤道舊法所謂中乃赤道之午中而不知所謂中者黄道之正中也黄赤二道之中獨冬夏二至乃得同度餘日漸次相離今十月朔去冬至度數尚逺兩中之

差二十三度有奇豈可仍因食限近午不加不減乎若食在二至又正午相值果可無差即食于他時而不在日中即差之原尚多亦復難辨適際此日又值此時足為顯証是可驗時差之正術一也交食之法既無差悞及至臨期實候其加時亦或少有後先此則不因天度而因地度地度者地之經度也本方之地經度未得真率則加時難定其法必從交食時測驗數次乃可較勘畫一今此食依新術測候其加時刻分或前後未合當

取從前所記地經度分斟酌改定此可以求里差之真
率二也時差一法溺於所聞但知中無加減而不知中
分黃赤今一經目見一經口授人人知加時之因黃道
人人知黃道極之歲一周天奈何以赤道之午正為黃
道之中限乎臣今取黃道中限隨時隨地算就立成監
官已經謄錄臨時用之無不簡便其他諸術亦多類此
足以明學習之甚易三也該監諸臣所最苦者從來議
歷之人詆為擅改不知其斤斤墨守者郭守敬之法即

欲改不能也守敬之法加勝於前矣而謂其至今無差亦不能也如時差等術盖非一人一世之聰明所能揣測必因千百年之積候而後智者會通立法若前無緒業即守敬不能驟得之況諸臣乎此足以明疎失之非辜四也有此四者即分數甚少亦宜詳加測候以求顯驗故敢冒昧上聞

六年冬十月以山東布政司右叅政李天經督修歷法時徐光啟以病辭歷務逾月卒所著崇禎歷書幾百卷

七年春正月乙巳督修歷法山東右叅政李天經疏言七政之餘依新法則火土金三星本年九月初旬會於尾宿之天江左右木星於是月前犯鬼宿之積尸氣一時五緯已有其四非必以數合天即天驗法之一據也從來歷家於列宿借星有經度無緯度雖回回歷近之猶然古法故臣等所推經緯度數時刻與監推各各不同如本年八月秋分大統歷算在八月三十日未正一刻新法算在閏八月二日未正一刻一十分相距兩日

臣於閏八月二日同監局官生測太陽午正高五十度零六分尚差一分入交推變時刻應在未初一刻一十分脗合新歷隨取輔臣徐光啟從前測景簿數年俱合春秋傳曰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語可為今日節變差訛之一證葢太陽行黄道中線迨二分而黄道與赤道相交此晝夜之所以平而分應所由起也迨二至則過赤道内外各三十度有奇夫過赤道三十三度為真至則兩道相交於一線詎不為真分乎太陽有平行有實

行平則每日約行若干而實則有多有寡不獨秋分為然謹將諸曜會合淩犯行度開具禮部委司官同監局官生詳議以聞　蒲城布衣魏文魁上言今年甲戌二月十六日癸酉曉刻月食今歷官所訂乃二月十五日壬申夜也八月應乙卯月食今乃以甲寅遂令八月之望為晦并白露秋分皆非其期訛謬尚可言哉奏上命文魁入京測驗　秋七月甲辰李天經上歷元二十七卷星屏一　冬十一月日晷星晷儀器告成上命太監

盧維寧魏征至局騐之先是西儒羅雅谷湯若望在歴局造測儀六式一曰象限懸儀二曰平面懸儀三曰象限立運儀四曰象限座正儀五曰象限大儀六曰三直游儀復有弩儀弧矢儀紀限儀諸器不槩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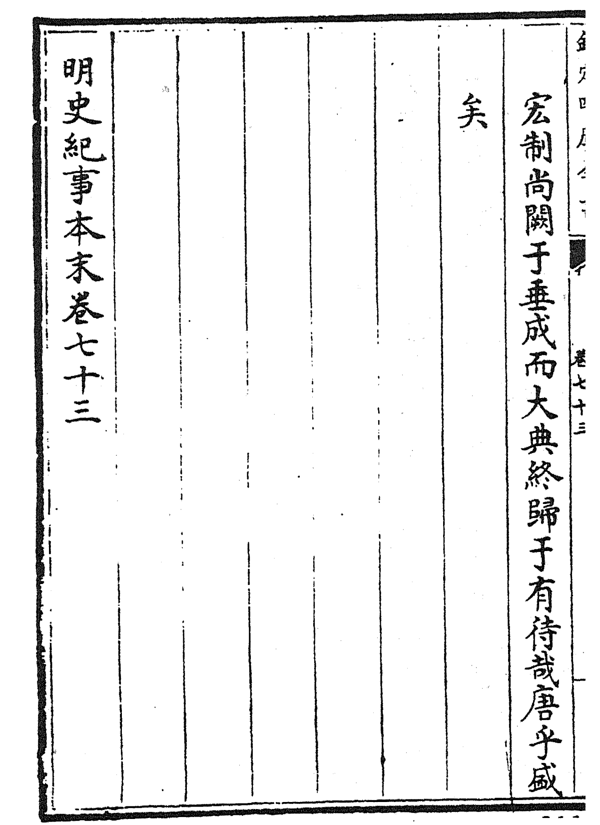
谷應泰曰古今改歴者無慮數十家由黄帝訖秦凡六改由漢初訖漢末凡五改由曹魏訖隋凡十三改由唐訖周凡十六改由宋初訖宋末凡十八改由金熈宗訖元凡三改其間傑然名家者漢大初

以鍾律唐大衍以蓍策元授時以晷景而晷景為最密明太祖吳元年太史令劉基率其屬進戊申大統歷巳而欽天監博士元統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為歷元大約錫名雖殊立成罔異與授時都無增損良以才非守敬草故滋難也自時厥後建議改正則有俞正巳鄭善夫周濂周相諸人喘官修治則有童軒樂頀華湘諸人著書考定則有鄭世子載堉副使邢雲路諸人志切持籌事同築室

言人人殊旋復報罷迄于萬歷西儒來賓繼軌迭至一時象緯歷算之說迥出尋常嘿與天會李之藻既推轂于定陵徐光啟復連茹于懐廟開局京圻允稱甚盛其法以二十四刻二十一分八十八秒六十四微為平行歲實小餘而以均數加減之則為定冬至由是太陽有平行實行而三百六十五度之盈縮因之太陰有自行次輪又次輪而朔望之遲疾因之交食有時差里差視差而食時之

刻數分秒方位因之有所為根數者猶授時氣應也引數者猶授時盈縮歷遲疾限也均數者猶授時加減差也黄道東行一分四十三秒餘者猶授時歲差一分五十秒也至如午中分黄赤之辨分至有贏縮之殊而隨動自動疾動遲動不同則交道之廣狹生焉闡微析幽思出象表雖使揚子談玄洛下握筭無以及此衆言淆亂迄未通頌適我

皇南鄕之辰詔司天西歷之布法象維新璣衡愈密豈非


宏制尚闕于垂成而大典終歸于有待哉唐乎盛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三